

写沅江沿岸风光，沈从文随意截取一段，勾勒纸上，就成一绝好宋人画本：“……遇晴明天气，白日日落，天上薄云由银红转成灰紫。停泊崖下的小渔船，烧湿柴煮饭，炊烟受湿，平贴水面，如平摊一块白席。”总之，阅读沈从文的“沅江”，满眼是诗，是一种纯粹的乡土诗。

三读沅江

□ 何俊 李世俊



第一次阅读沅江，是在沈从文描绘的“迷人画幅”里。沅江风物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写常德的船，沈从文能一口气把沅江流域各种航船的名称、特点、船户、航程娓娓动听地告诉你：运盐的“大鳊鱼头”是三桅的方头船；桅高帆大、首尾收敛的“乌江子”，是粮船；方头高尾、颜色鲜明的是洪江油船；平头大尾，船身坚实的是“白河船”，……辰溪的“广船子”、活跃的“麻阳船”，还有“桃源划子”都各有特性，他几乎能数出这些船的历史，以及船主、水手的习惯爱好，和这些船只所经过的每个码头的风土人情和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第二次阅读沅江，是在凌津滩畔和马援渡口。江面上静悄悄的，沈从文笔下的“船儿”早不见踪影，滩涂上躺着一只孤独的淘金船，不见人影，了无声息；江边也不见吊脚楼，绿蓬蓬里，只窥见盖着鱼鳞瓦的小屋，屋前临水处间或有鸬鹚船，二三只鸬鹚缩着脖子休闲。粗略观察，这一带的情景，似乎同一首古诗里形容的一样：“炊烟隐隐见人家，十里桑畴竹径斜。”

随友人来到马援渡口，映入眼帘的便是“天眼”奇观。临江一座山岩，腰里穿洞，水涨时穿石里可以通船。这时，有朋友介绍：老天爷在这个峰上面打的石洞，高有150米，宽30米。“云穿雾入，水复穿石进出。”其上风籁传空，下则江流滚滚，舟行峰下，势欲倾压。明人袁宏道目睹“天眼”奇观，赞道：“山水在镜中，绿青紫白，千里一规。”说到此，友人问我：“这个穿石，与漓江的象鼻山比较，如何？”我说：“看样子，更神奇些！”

第三次阅读沅江，是乘船到水心寨悬空寺去探险。船自五强溪顺流而下，途经麻伊汛、兴隆街，进入江边绿沉沉的夷望溪，就到了水心寨。水心寨亦名水心岩，古名夷望山，景名水心砥柱，高约150米，位于夷望溪与沅水交汇处。水心岩顶建有水心庵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庵，远看像三只列队的天鹅，栖息在悬崖绝壁之上，所以有“武陵悬空寺”的美称。

上悬空寺只有一条路，山脚至山顶有石蹬三百四十级，两旁安有铁链，行人攀链而上，顶撞相接，栗而心悸。我搭的小客船在山崖下停靠后，乘客便像猴子爬上了山崖。

登顶开始，我为自己壮了壮胆：张家界的制高点——西海，我都像条壁虎溜上去了，还怕这百米高的悬空寺？眼见几个本地村民鱼贯而上，还有茶庵铺小学的两名学生，吹着口哨跟进。我小心翼翼地攀了十几个石蹬，就找不到扶手的铁链，心里开始发虚。仰头一望，乖乖！前面的人似匍匐崖壁，蠢蠢蠕动。冷不防，前边一声“哎哟”，就听人喊：“你的臭脚踩了我的脑壳！”罢了，我稳不住舵，不得不撤了下来。

就这样，沅江为我留下了一个再读的悬念。

春天的长江碧波荡漾，我从顺安乘坐27路公交车在乡间穿梭，由坝北路经过东联镇玉楼山，路旁的迎春枝缀着嫩黄小花，田埂边的新草沾着新春的喜气。公交车行过三十分钟，便到了家乡铜陵，迈上一道大坝，便是铜陵闻名的深水港坝埂头。

步量港埠 笔写流年

清晨，小城的滨江公园烟雾迷蒙，凛冽江风拂过空荡的树梢。我从港口办公楼经过，扫了一眼江边港三码头旧址。昔日人潮如水、船笛欢鸣的繁华，如今只留下了一堵灰白的防水墙，让人惆怅。

港三码头 客运往事入梦来

□ 方军

大包小包下船，在钢引桥汇成人潮。这是我初识港三码头，烙下繁华热闹的印象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打工潮席卷城乡。更多农村人南下打工，他们经过武穴港坐船奔向四面八方，有的上水去武汉，有的去下游南京、上海。正月每个双数日子都是出门好日子，排队上船队伍从码头口排到两公里外的生资码头。十八岁的我在驳船上当了一名水手，每到春运高峰期，我就被抽到港三码头站岗维护上船秩序，防止出现踩踏事故。

港三码头在河街中段，地势低下，一到汛期，浑黄的江水从码头口爬上河街，码头后方、候船室变成一片汪洋。1995年夏天，港三码头又被洪水淹没，我加入了港口防汛抢险突击队，被分配到港三码头搭跳板。第一天，我冒冒失失赶到码头，赤足空手加入防汛。老防汛队员打趣，说我是来码头视察的。

第二天，我戴上手套、凉鞋、工作服去防汛，谁知道，老天下起豆粒大的雨，我又被淋成“落汤鸡”，老防汛队员备有长雨衣，早早地穿好雨衣，从容不迫地在雨中搭跳。在防汛之余，我拍摄了一张港口人防汛抢险的镜头，取名《淹不掉形象》，在长航局团委举办的“长江杯”青年摄影大赛中获得优秀奖。

后来，我分到港口公寓七楼，成了港三码头旁原住民，每天听到码头上“江汉”班轮高亢悠扬的汽笛声，站在窗台边眺望客轮在江中划出一道美丽弧线，消逝在水天一色处，颇有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诗意。

时代浪潮滚滚袭来，将过去的荣光碾压成尘。进入21世纪，港三码头历尽了平坑行洪、外滩改造。客运停航，港口改制，趸船被拆解，港三码头被“广济时光景区”一座轮船雕塑取代，沦为我梦中的一抹记忆。



1999年7月，上海至汉口汉申班客轮泊靠武穴港三码头。 本文作者供图

踏行铜陵地标坝埂头

□ 陈之昌

江水缓缓淌至坝埂头江堤向北延伸五公里处，曾有一座U型圩堤，圩堤底部便是坝埂头的旧址。圩区的水系经坝埂头汇入长江，东面的永丰圩、黄兴圩，水从小斗门流入夹江，进长江；西面的上丰圩、官庄圩，水从大斗门滴入夹江，归长江。天然的水系造就了坝埂头深水港的独特地势。这里是长江铜陵段主干线的深水港之一，更是铜陵沿江赫赫有名的地标、铜陵交通运输业的战略要地。

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坝埂头已是盛名在外的天然深水港码头，长江上游载着瓷器、木材的船只在此停靠，下游往九华山烧香的香客船也在此歇脚，洪水季节更是舟楫往来，砂石、水泥、粮食、水产从这里流转四方。那时的坝埂头，常年灯笼映长江，日夜灯火辉煌，旅店客商川流不息，码头西埂坡上常有马戏团演出，熙熙攘攘成了天然的乡村街市。

圩堤至江边两华里的路途，遍植杨柳，初春时节，柳芽初萌，嫩黄的柳丝拂着江风，成了江畔别样的春景。往昔枯水季，圩区人沿圩埂到江边拾浮村作柴，偶得的鱼虾可添餐桌；夹江西边的外滩地，新春里芦蒿、芦笋已冒新芽，这春日的鲜蔬，曾是圩区百姓度荒的佳肴，如今成了新春餐桌上的时令美味。

1954年夏季，长江百年不遇的洪水来袭，江堤溃口，江水倒灌，顷刻间圩区成泽国，庄稼淹没，村庄倾覆，昔日繁华

的坝埂头就此走向衰败。此后长江岁岁涨水，江岸泥土渐被冲刷，圩堤崩坍频发，水利部门遂以退建之法护堤，将沿江大堤向南退建两公里，昔日村庄所在，成了如今名义上的坝埂头，依旧守着这一江长江水。

迎着春天的暖阳，我站在坝埂头江堤上，江风轻拂，江水悠悠，今日的坝埂头，经抛石护堤，早已换了新颜。长江水在此回旋后浩荡东去，京福高铁跨江公铁大桥如钢铁巨龙横卧江面，与铜陵长江大桥、公铁二桥并肩，三座桥影映在碧波里，成了铜陵新春江畔的壮观景致。国电厂在此落地，钢厂拔地而起，通往电厂的坝白公路连接着沿江高速，现代化建筑鳞次栉比。

踏行坝埂头，踏的是江畔春光，忆的是百年沧桑，见的是今朝繁华。江堤上的龙灯记忆仍在，江畔的发展步履不停。春天的阳光洒在江面上，洒在坝埂头的土地上，这座铜陵地标，正以崭新的模样，迎新春，向未来，再谱新篇，重显昔日辉煌，更创明日荣光。

向海而歌

□ 许良才

蔚蓝 是大海的蔚蓝
蔚蓝 是天空的蔚蓝
海浪由远而近
那声音里有远古的号角
有汹涌的自由的力量

鱼是自由的 游弋是自由的
月光垂入海中 宝盒里珍珠闪闪发亮
静水深流 这是一句哲理
这是一句诗句 这是一句箴言
星星眨着眼睛 日月投入沉钩
打捞光阴 历史有被撩动的痕迹

大海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
风在跌宕起伏中歌唱
浪在层层推进中前赴后继
这是宣告 这是大海的歌唱
歌唱 比古老的时间还要古老

“一片繁华海上头，从来唤作小杭州”。温州古城遗址于江海交汇的瓯江下游港湾，城址1700年未变。

温州朔门古港址 走访记

□ 陈中



温州朔门古港址。本文作者供图

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，生动勾勒出宋元时期温州港的宏阔场景，重现了八百里瓯江“温州外滩”的繁华景象，凸显了温州古城港、城一体的规划特色，也使发掘兼具城市考古和港口考古的双重意义。

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掘区主要由西端南侧瓮城区、中部邻江港口区及东端水门头区三部分组成。我们沿着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观，瓮城区发现早、晚两期瓮城基址及砖、石道路等遗迹。宋元时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，石壁土心，基址厚4米；明清时期改为方形，内外壁以条石垒砌，基址厚5.3米。瓮城外发现有三个时期道路及多条排水沟遗迹。

邻江港口区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，为沉船、码头等遗迹分布区。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，呈多级台状，石边土心结构。遗址发现2艘福船。其中1号宋代沉船残长12.4米，残宽4.1米，我目测其全长约20米。2号沉船仍在发掘中。

水门头区位于海坛山西北麓，由奉恩水城门以外、水门河沿岸两侧的各类遗迹群组成，包括陡门、桥梁、堤岸、斜坡式码头、成片房址等，遗迹年代及演变轨迹清晰。北宋石砌斜坡式码头建于海坛山基岩上，露出部分长13米、宽3.5米。

古港遗址位于望江东路东段，每个朝代的岸线向江中拓展，北邻江水滔滔的瓯江，与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，即温州古城朔门一带。我是港二代，父亲在温州港务管理局工作多年。儿时，我常随父亲周日加班，也常常在5号码头局基建工程处的4楼看捕鳊鱼苗的蚌蚝船。我对朔门这一带特别亲切，对5号码头、中川大楼、温州港客运站、安澜客运码头如数家珍。如今站在曾经绿树浓荫的望江路上，看到路面剖开，袒露出大大小小、方方正正的考古工作面时，感慨良多，心潮澎湃，从古至今朔门的前尘往事如同身旁的瓯江潮水滚滚而来。